

建築設計中的激情與靜寂



主講人：謝國鐘建築師



激情之舞









靜寂之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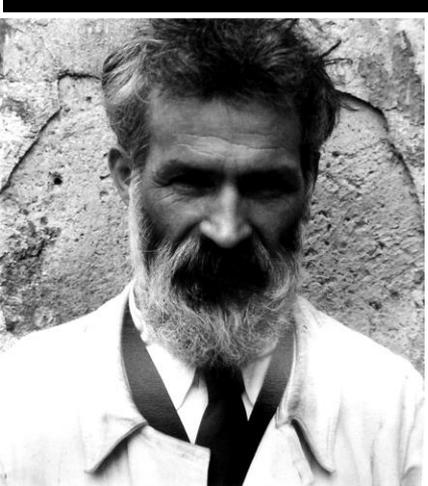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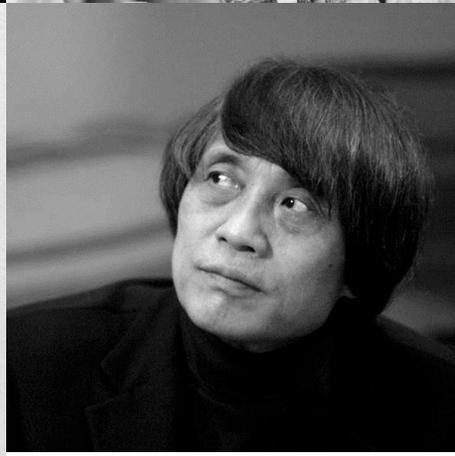






我整个人生都在尋找一件事，
那就是飛翔的本質，
飛翔是多麼神奇的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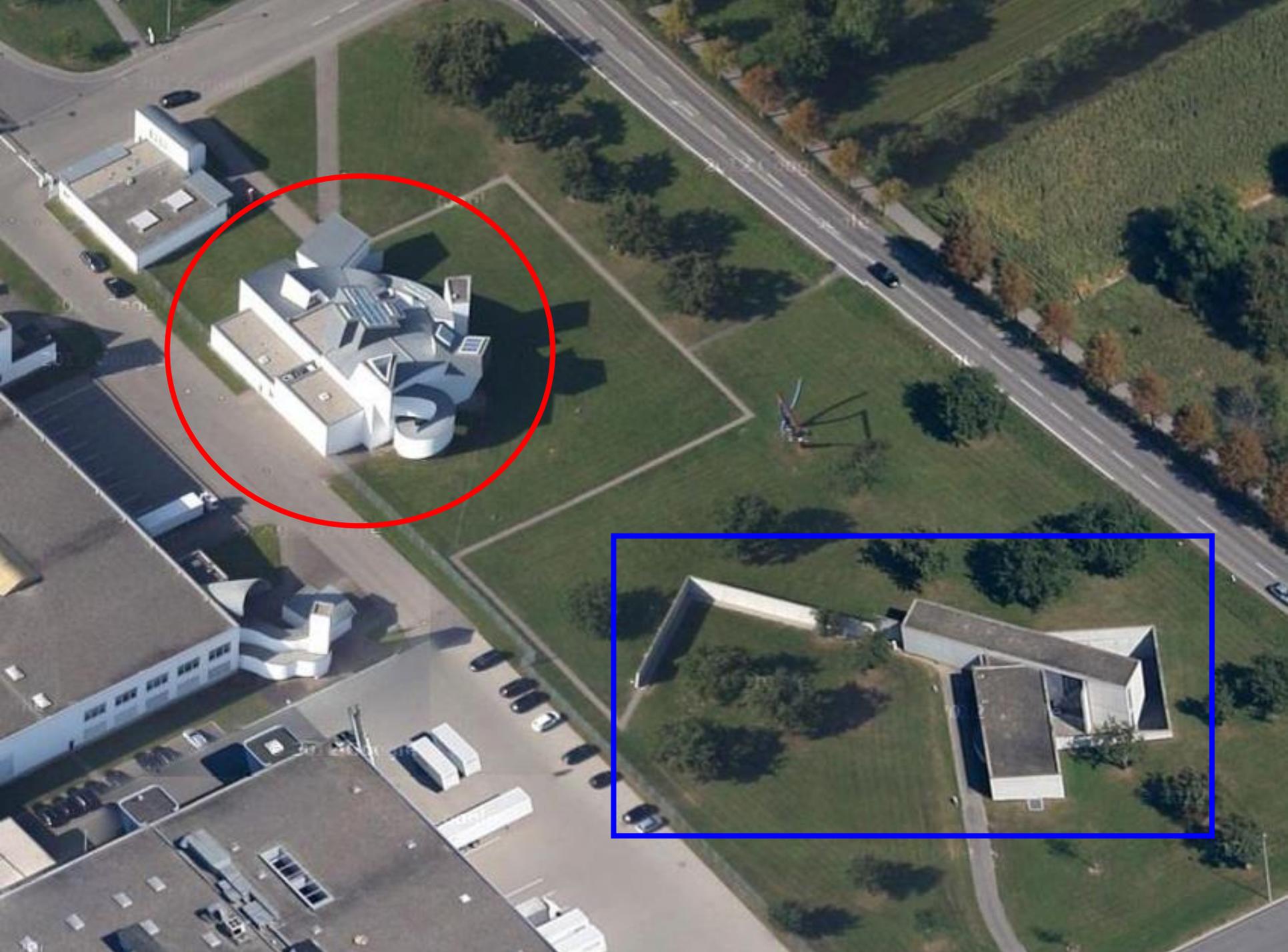
布朗庫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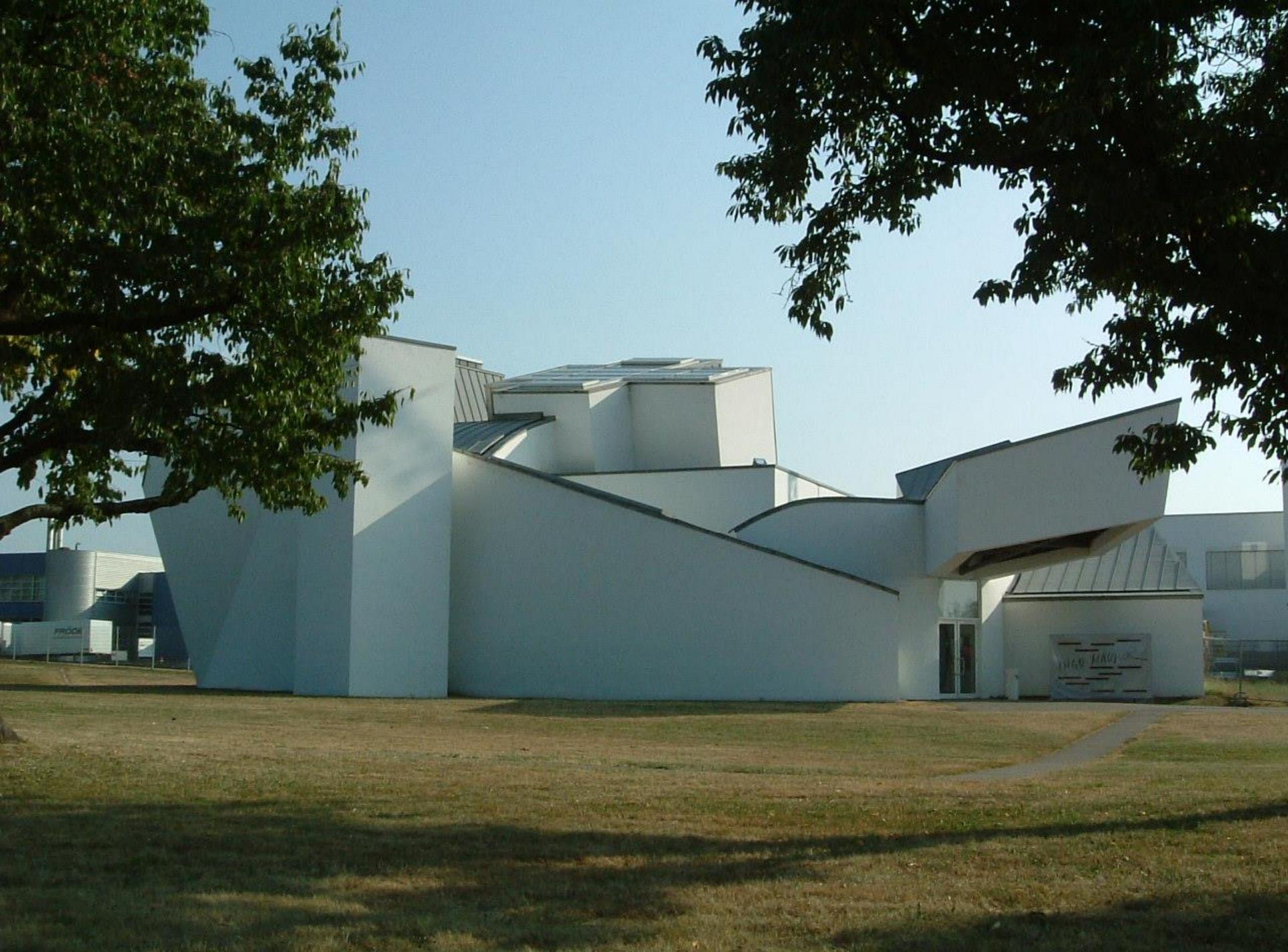




Bird in Space

激情與靜寂的對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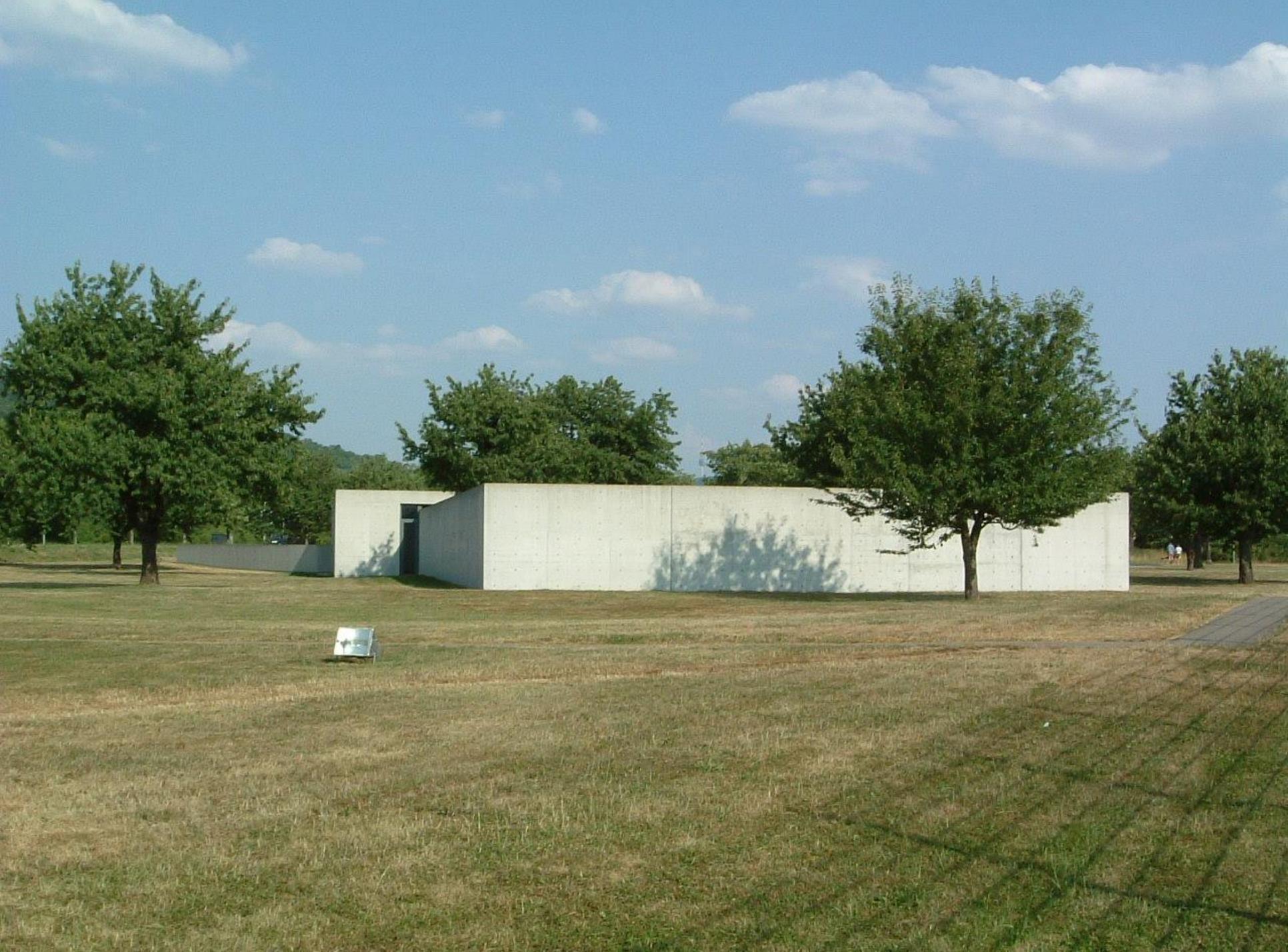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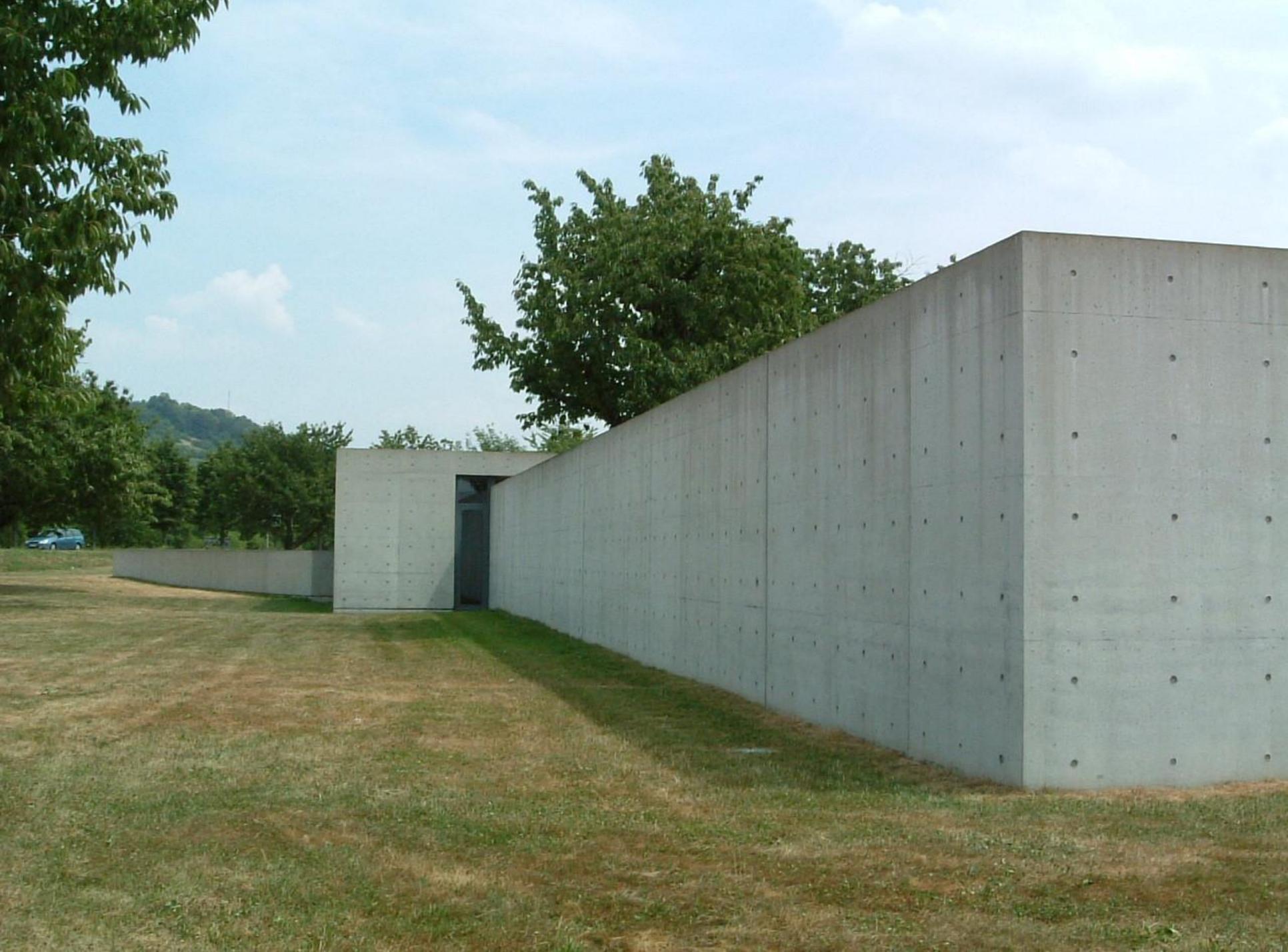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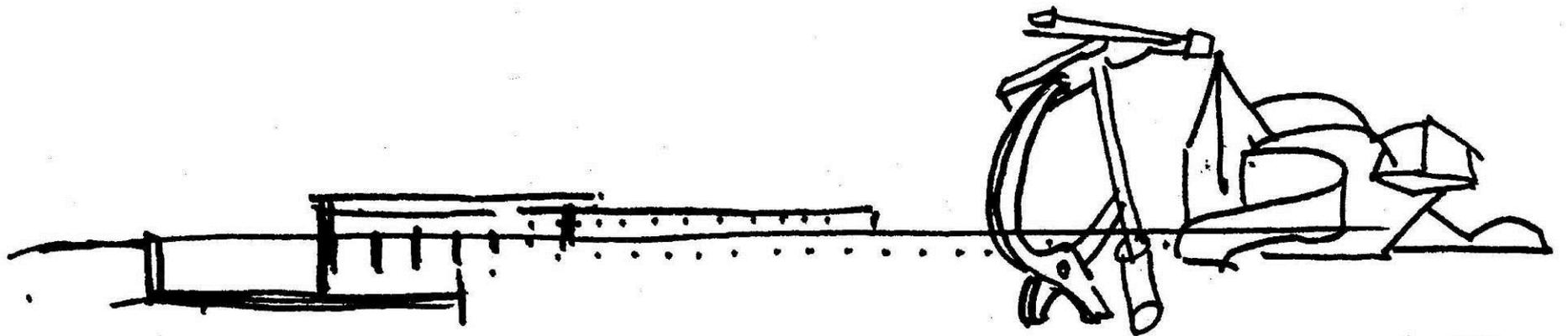












12/10

在這裡，我看到了當代建築最精彩，也最戲劇性的對峙，是西方舞者與東方修行者的對峙，是動與靜的對峙，也是人生飛揚的一面與人生安穩的一面的對峙。

同時也是解構主義與簡約主義的對峙。

解構主義是一種情感外放的建築，它豐富的表情傾瀉出內心的狂喜、愉悅、悲愴及憤懣，它的激情演出，驚世駭俗的肢體語言，往往造成人們的兩極反應，熱愛或者厭憎！

然而人們熱愛的往往也只是它形之於外的型式及動作，極度厭憎的亦是如此。

柱子為什麼是歪的？牆壁為什麼是斜的？建築物有必要搞得像一片廢墟嗎？用高昂的造價蓋出一棟空間古怪又很難使用的房子有意義嗎？

我們所迷戀的及蔑視的往往只是它「如何動」，而對它「因何而動」就總是缺乏探究及理解的興趣，於是我們對解構主義建築永遠只是盲目的愛及偏見式的誤解。

Pina Bausch 1940-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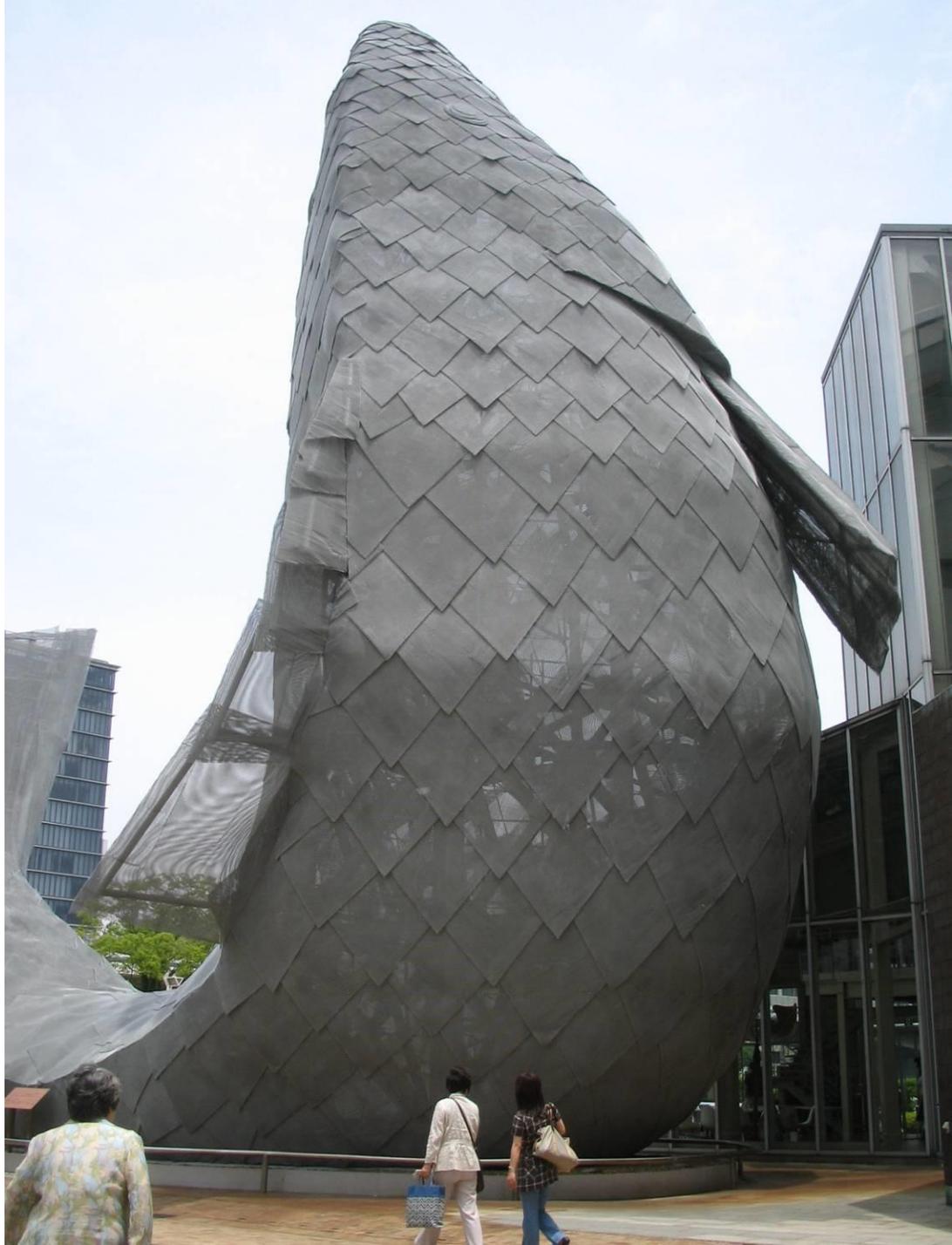


**I'm not interested in how people move ,
but what moves them.**

what moves them?



Frank Owen Gehry



1987，神戶港美利堅公園 (58歲)



1992，巴塞隆納奧林匹克港 (63歲)





1997，畢爾包古根漢博物館 (68歲)

2000，柏林 DZ銀行 (71歲)





Logos and text on the left wall panel, including a logo with the letters 'DG' and other smaller text.

Logos and text on the right wall panel, including the Bayer logo, the bp logo, and the ANZ logo.

3





在這個有著猶太人慘痛記憶的城市裡，這名猶太裔的建築師悄悄地植入了猶太民族的文化元素——魚的母題，只是它更加地抽象化，更加地隱晦不彰，它由具象的歷史回憶一逕地游入了永生的藝術國度裡。在這個玻璃中庭裡，光線彷彿將浴缸裡注滿了水，而這隻怪異的浮游生物，就像那位猶太小男孩回憶中的鯉魚，靜靜地懸浮在閃閃發光的水晶宮殿中，睥睨著所有前來瞻仰讚嘆的臣民，彷彿它就是個帝王！

將內心最深處的童年回憶，與當代最尖端的製圖科技及施工技術，以最原創而深具魅力的藝術手法加以結合，將以實用性為指導原則的建築設計，提昇到接近純藝術的領域，這就是Frank Gehry，解構主義的旗手，而這年他已71歲了。

誰能料想得到，浴缸裡的一條魚也能掀起一場建築革命的風暴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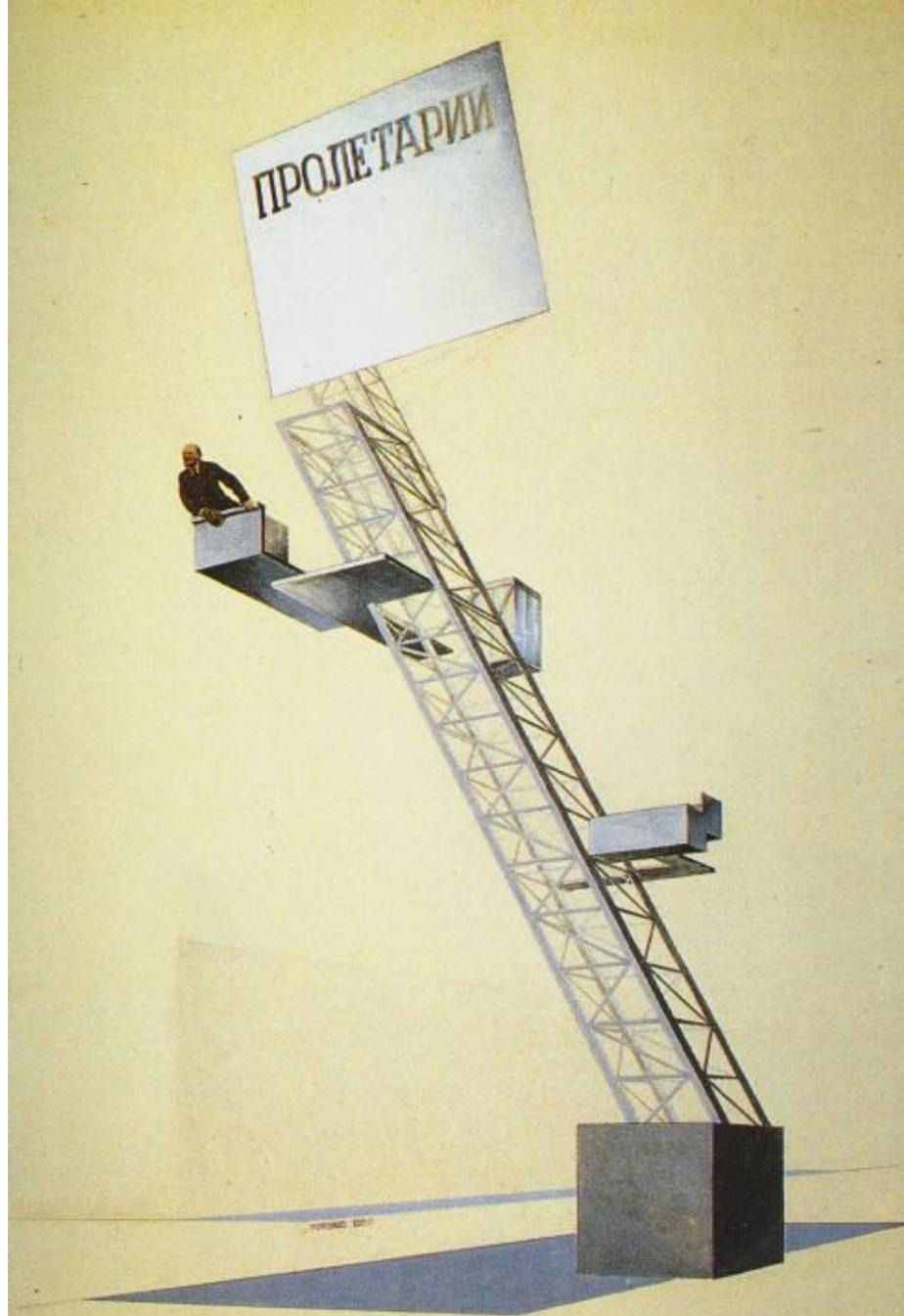


1917年4月16日聖彼得堡

1917年4月16日，當列寧搭乘的火車緩緩地駛進聖彼得堡的火車站時，站前廣場上已經湧入了數萬個情緒亢奮的工人及士兵，他們在等候這位被迫流亡歐陸十年的革命領袖再度重回祖國。就在一個月前，沙皇帝制才剛剛被推翻，俄國社會仍處在動盪紛亂中，並出現工兵代表政權及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並存的局面。

當列寧走出火車站時，廣場上響起了一陣歡呼的騷動，而他立刻被湮沒在簇擁的人潮中，然後列寧的身體被千百隻手推動著，就像劃破海面的一道船痕，直到他被推上了停在廣場中央的一輛裝甲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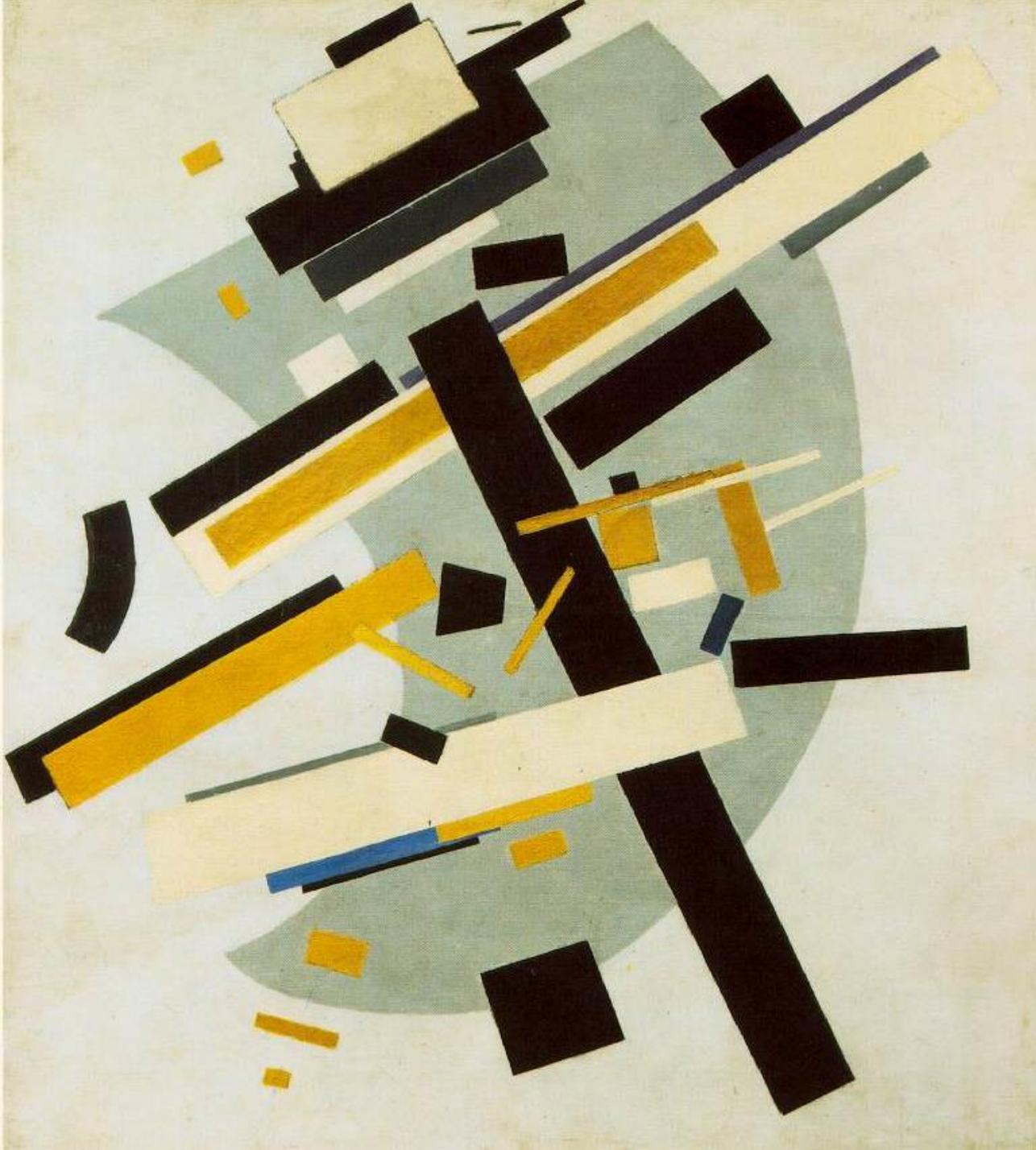
那輛簡陋的裝甲車就像個演講台，穿著西裝領帶的列寧，則將雙手扶著護欄板，傾身向前，開始發表他那充滿激情的革命演說。他是個凸頭、大鬍子，其貌不揚的中年人，然而他的演說姿態卻像是大航海時代西洋船艦的船首雕像，充滿了乘長風破萬里浪的氣勢及能量！



列寧演講台, 李辛斯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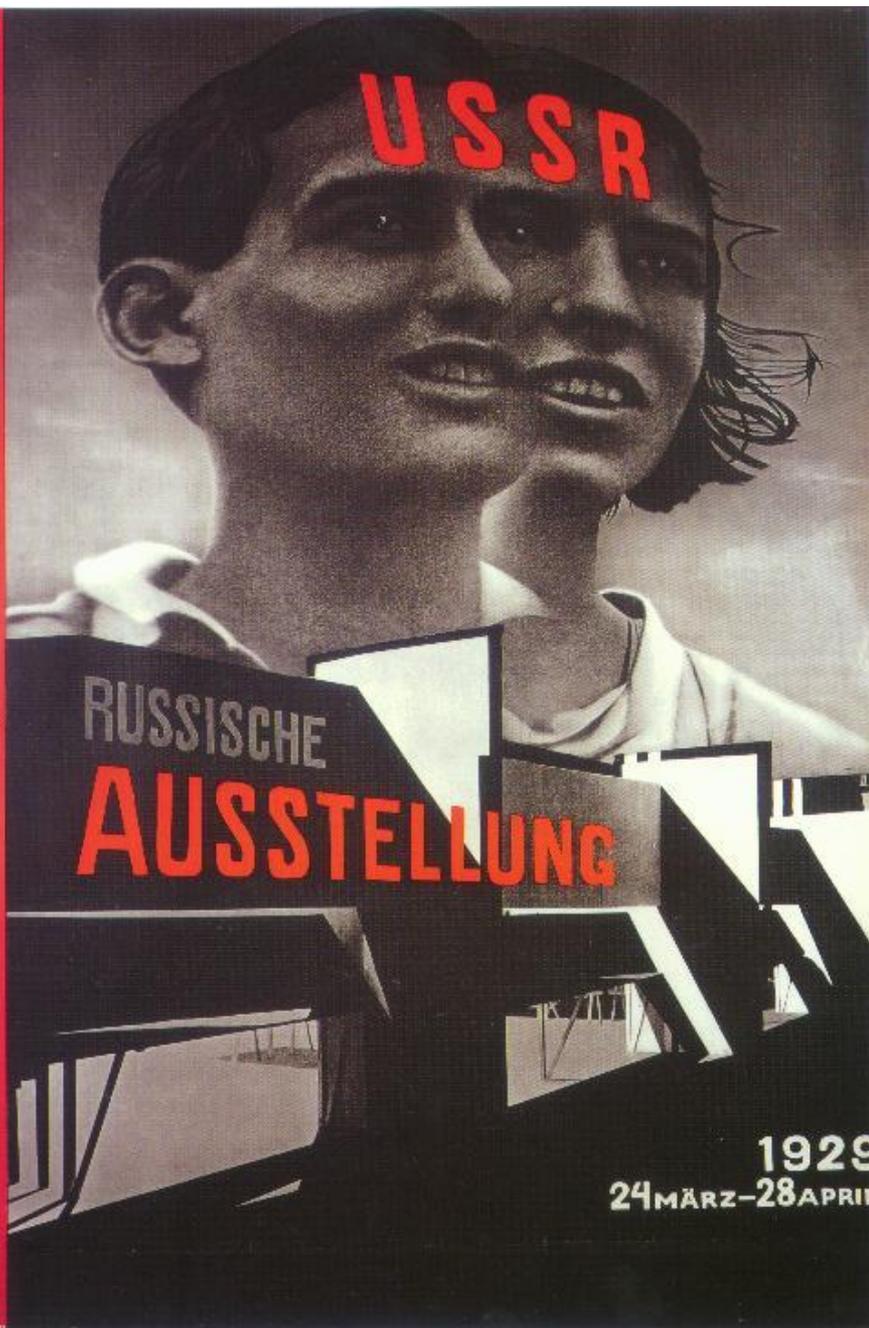
第三國際紀念碑,塔特林





構成主義(1917-1923)
轟轟烈烈的激情之詩

KUNSTGEWERBEMUSEUM ZÜRI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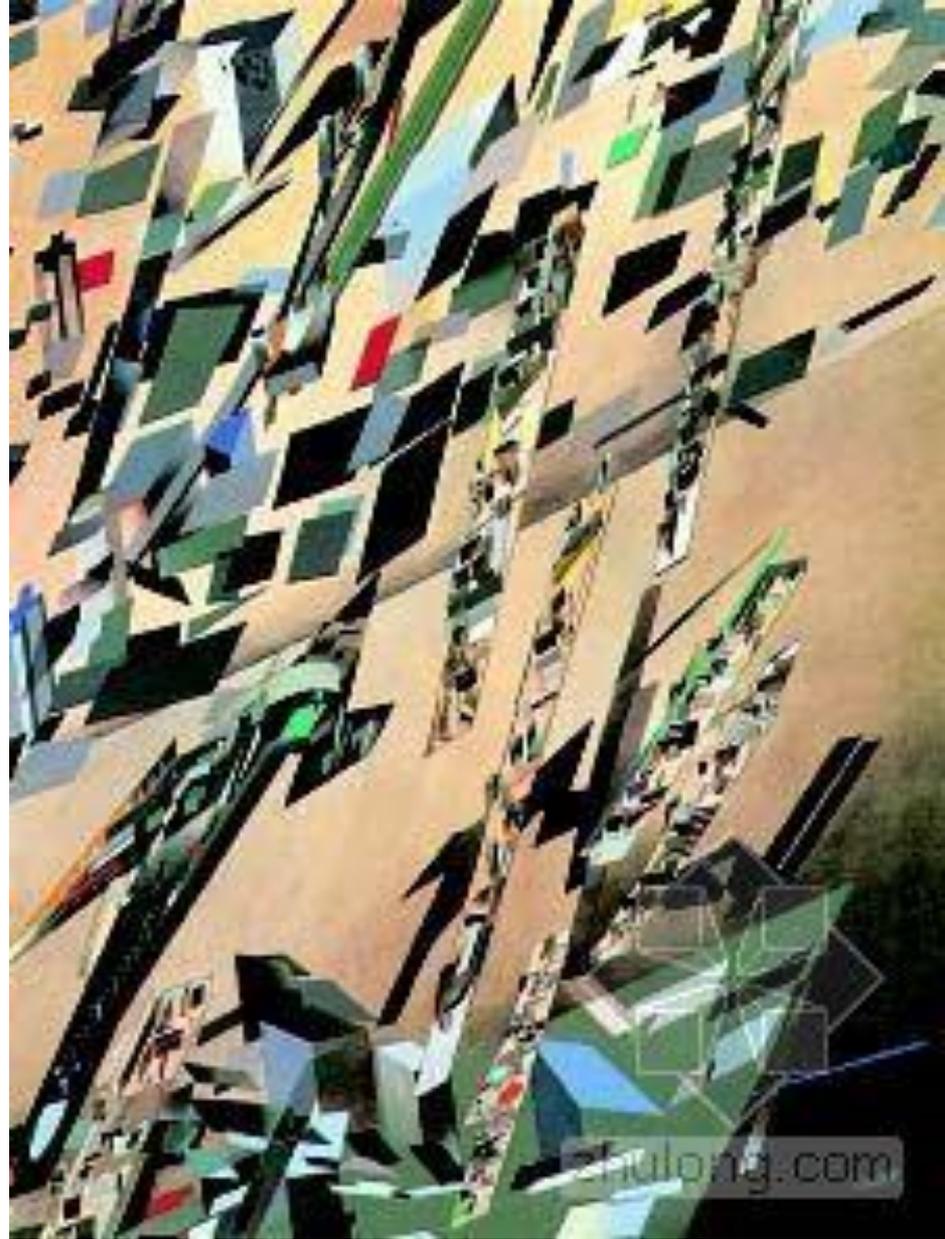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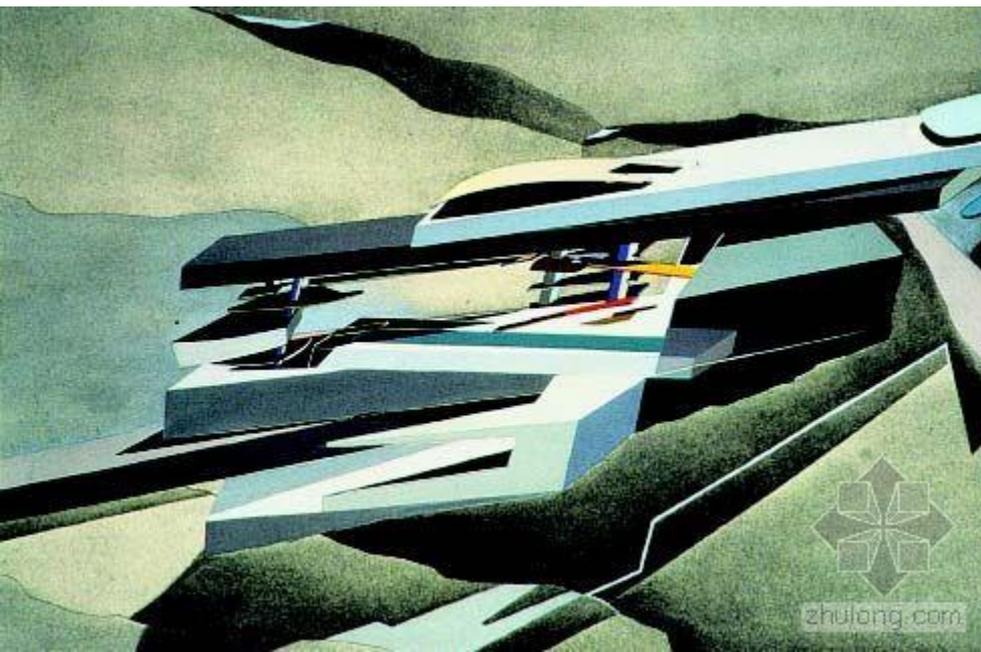


這個伴隨著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而產生的新美學被統稱為「構成主義」，因為它的表現型式及題材內容經常都充滿了火熾的熱情及理想主義的色彩，因而又被形容為「激情之詩」！

然而這首轟轟烈烈的激情之詩卻相當短命，它令人驚豔的百花競放期只有短短六年(1917-1923)，到了史達林執政時就遭到集權政治的排斥而逐漸式微，在1934年，符合「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更成為蘇聯唯一政治正確的創作方法，而構成主義終於被劃上了休止符。



Zaha Hadi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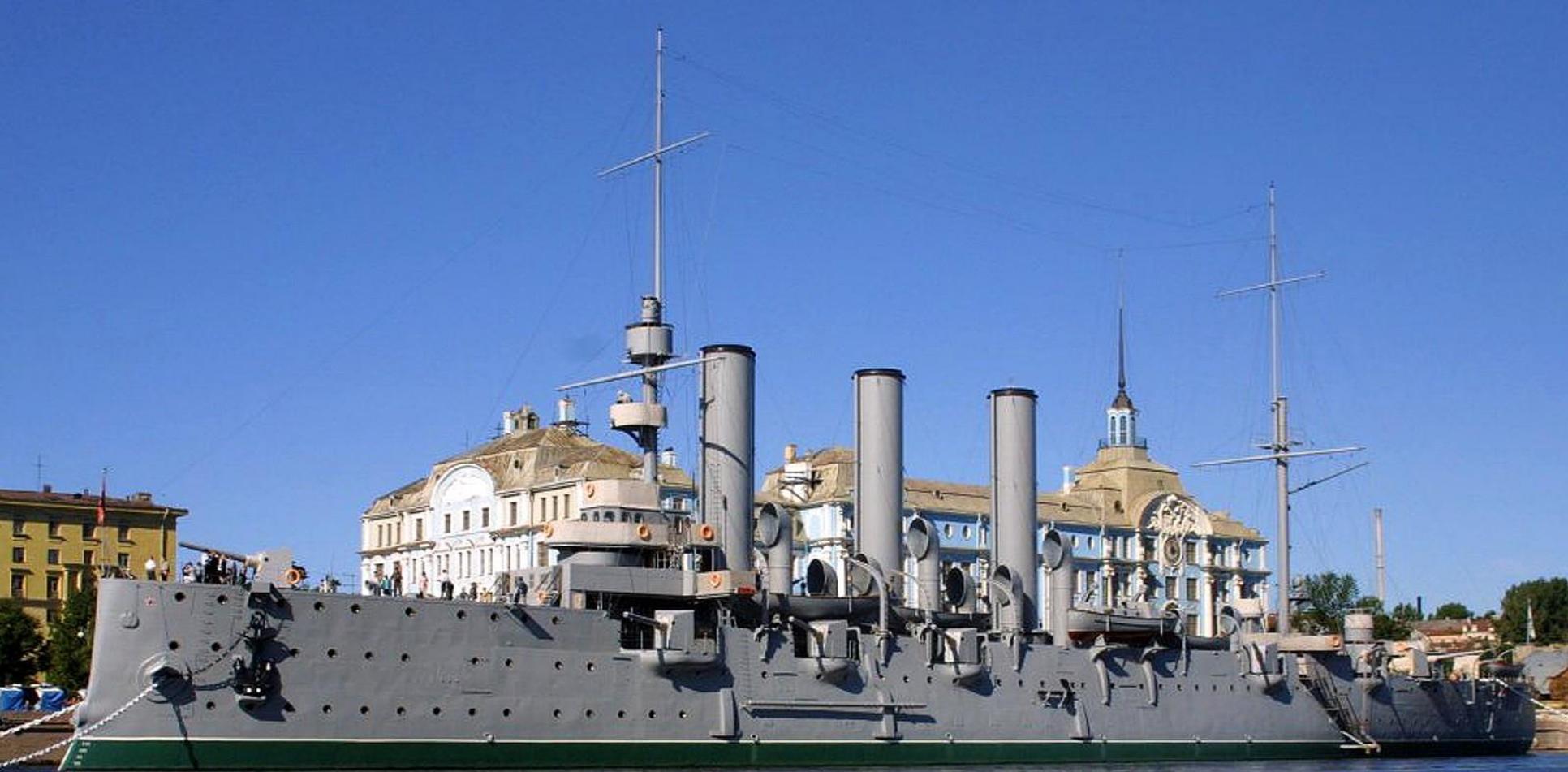
1983，香港「The Peak Club」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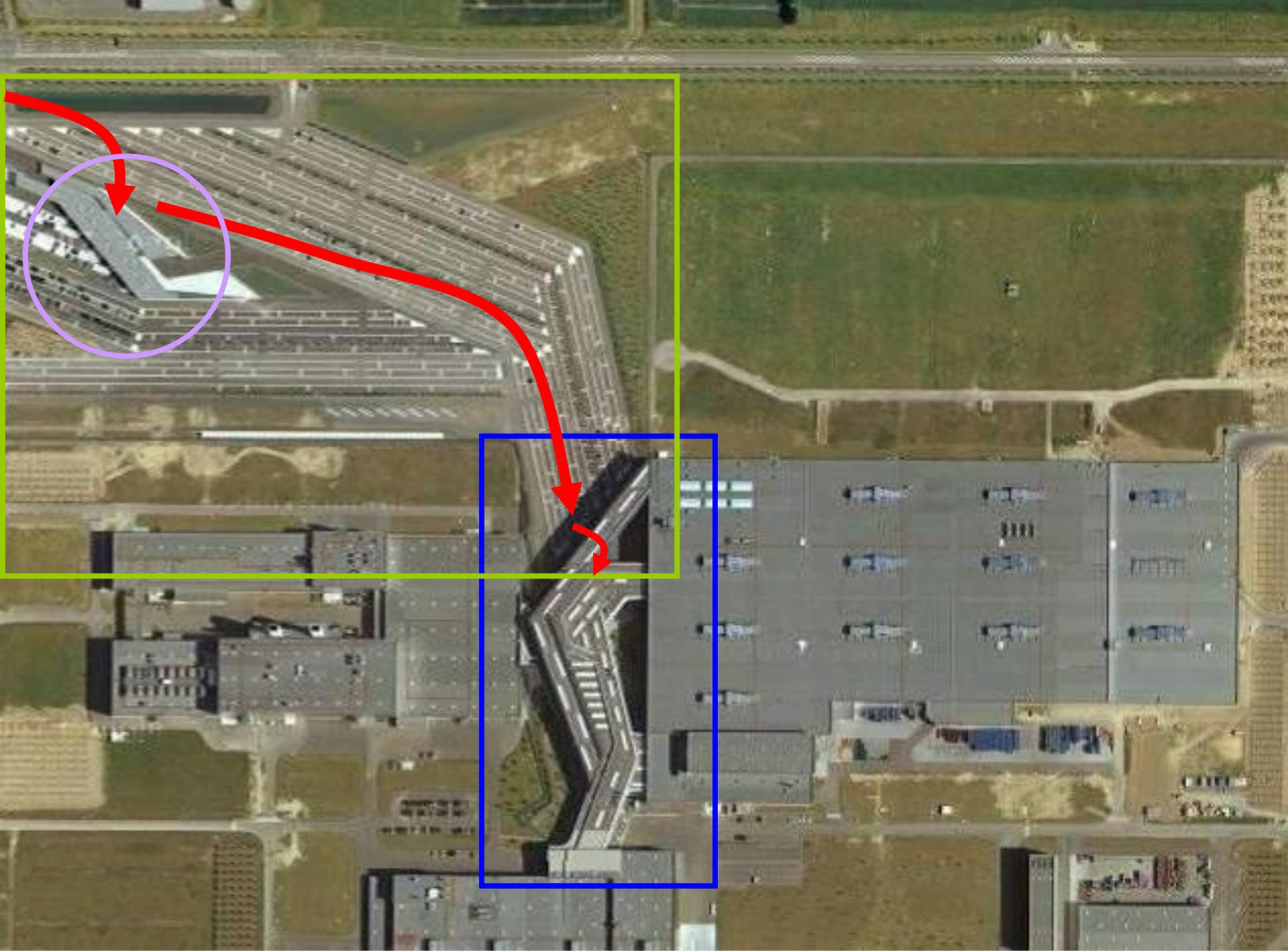








「歐若拉」號巡洋艦，以古羅馬神話裡的曙光女神命名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沒有列寧，就沒有驚天動地的十月革命；如果沒有十月革命，就沒有開創西方美學新境界的構成主義；而如果沒有構成主義，那哈蒂就可能不是今日我們為之驚嘆迷眩的哈蒂了！

因此，如果沒有列寧的話，是否就沒有今日的哈蒂呢？

誰知道呢？或許在某種意義上，因為列寧那場驚天動地的大革命，於是成就了今日令人驚嘆的哈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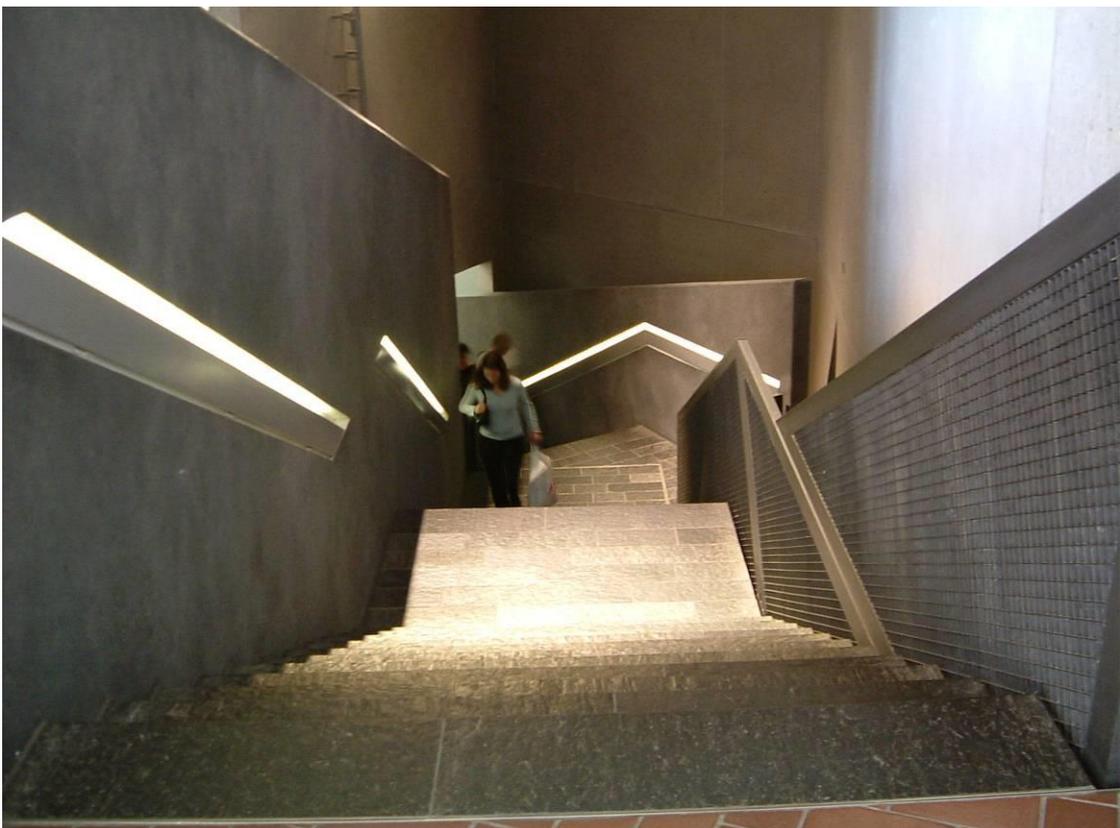
或許就像張愛玲說的：

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裡，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顛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



張愛玲

門外日色昏黃，樓梯上鋪著
湖綠花格子漆布地衣，
一級一級上去，
通入沒有光的所在……





MANCHESTER

SAN PAOLO

ANKARA

ZÜRICH

Lublin-Majdanek

Ravensbrück

Birkenau

Auschwitz











為什麼解構主義的建築師裡有許多是猶太人？他們各自以獨特的方式來顛覆建築的既有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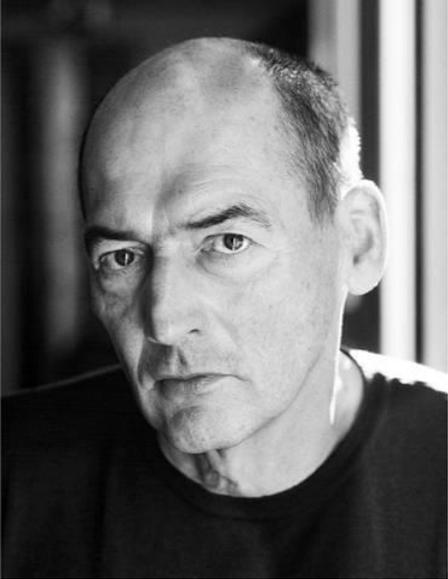
Frank Gehry將建築拆解成紛揚的碎片再重組成一座雕塑；

Daniel Libeskin 將建築書寫成一篇充滿象徵及隱喻的傷痕文學；

而Peter Eisenman則將哲學的思辨當成解放建築形象的手段。

他們不願承襲既有的建築形象，或許因為在思想背景裡

他們永遠是被放逐的異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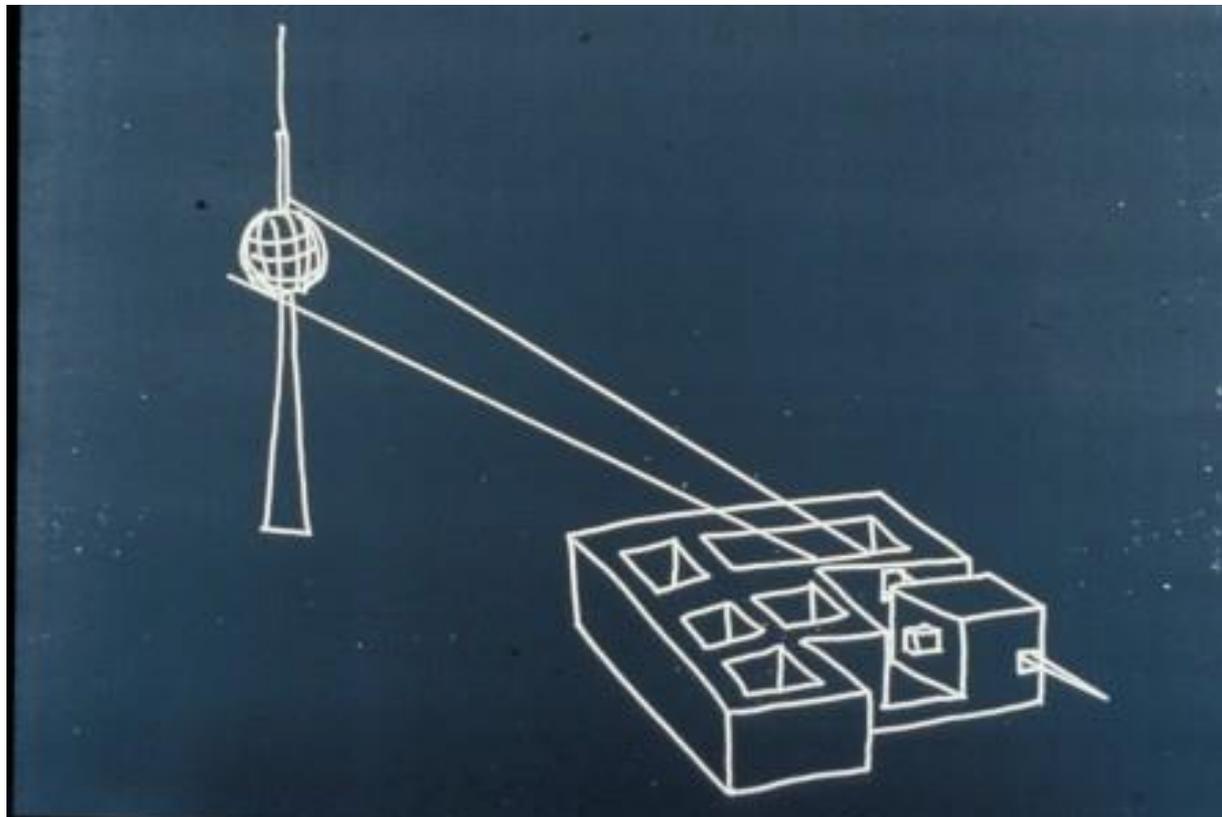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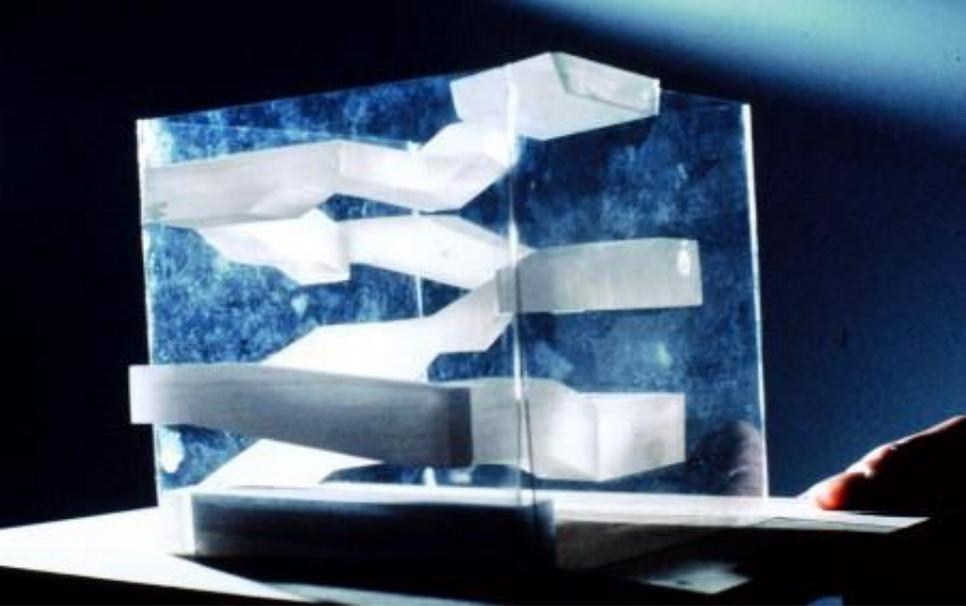
Rem Koolhaa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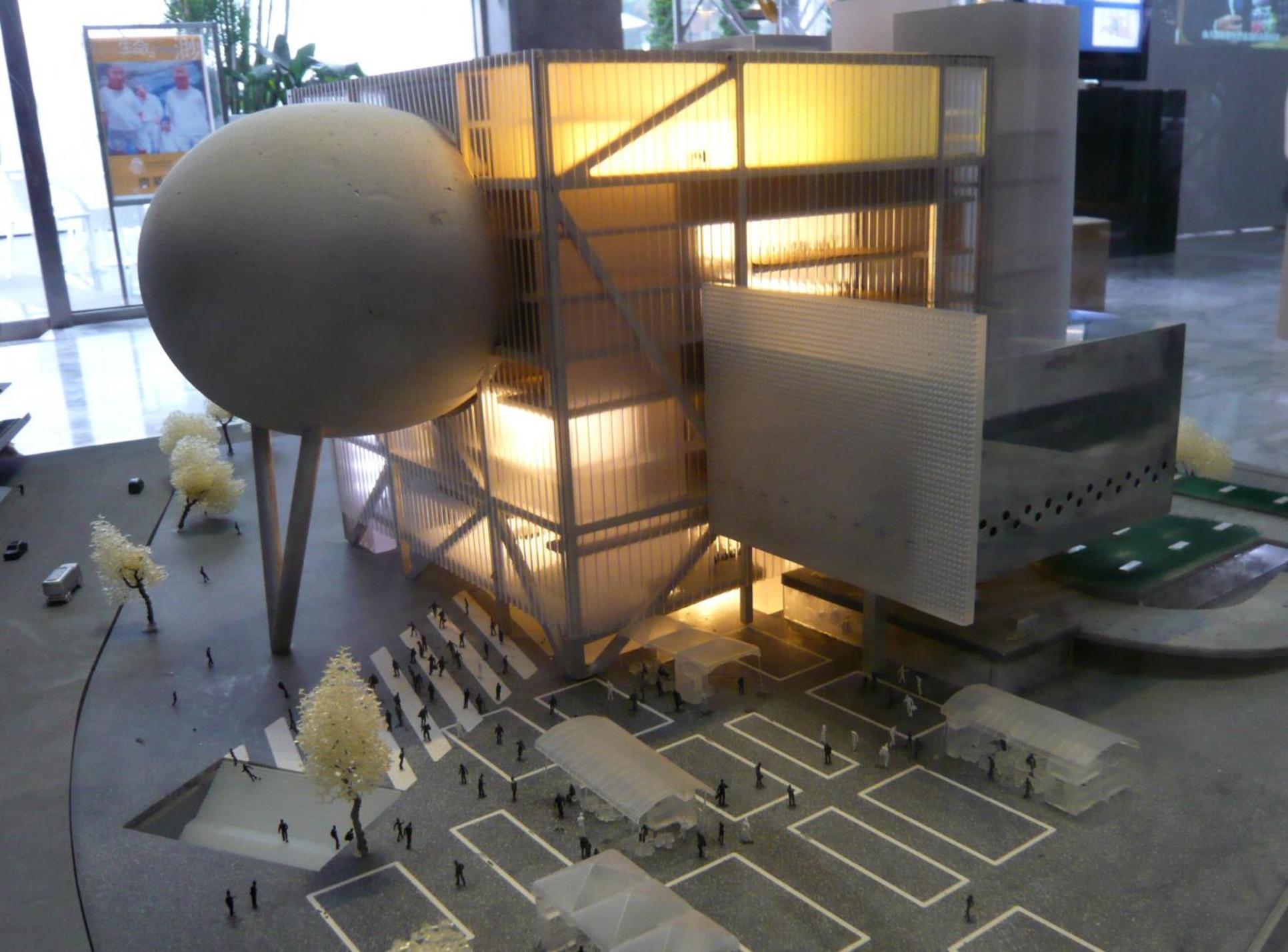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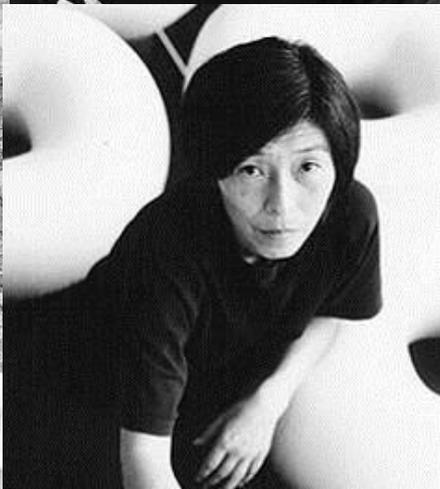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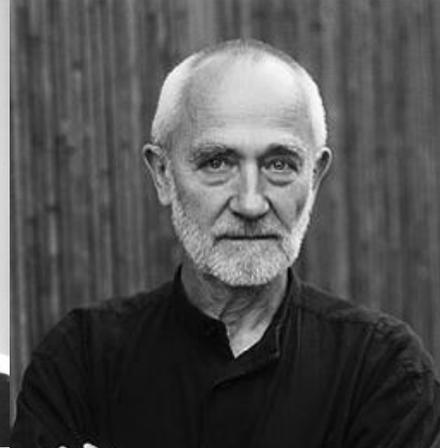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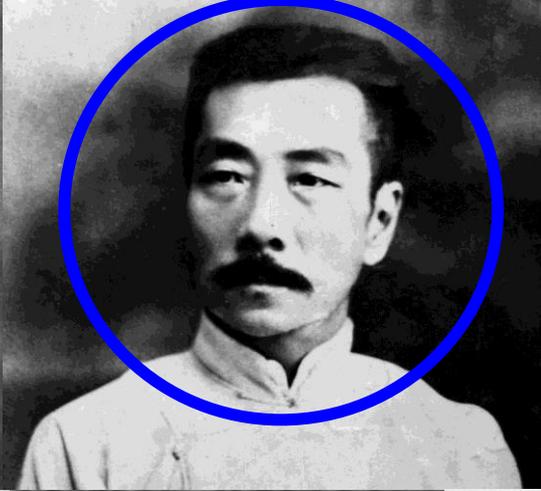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這是中國現代文學裡最驚人的一段獨白，在一九一八年，在革命黨人推翻了五千年帝制的7年後，魯迅透過小說「狂人日記」裡的狂人之口，對中國數千年的禮教傳統開出了第一槍！

這也是第一篇用白話文寫的中文小說，魯迅以一種嶄新的文學形式對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積弊，就像他手中正握著一把火力強大的新式武器，是的，魯迅的確就像個代表新文化的狙擊手，瞄準了像枷鎖一般令人窒息的封建禮教！



魯迅

一九八四年，美國流行樂壇出現了一位驚世駭俗的女歌手。她大膽地將佈滿縷空蕾絲的內衣當外衣穿，腰間束了一條寫著「男孩玩物」的腰帶，胸口卻掛著天主教的念珠及十字架。她甚至刻意取了一個跟聖母一模一樣的藝名 Madonna——

當瑪丹娜穿著性感白紗在音樂頒獎典禮上高唱著「宛如處女」時，她慢慢從巨型白色結婚蛋糕上走了下來，然後隨著歌聲在舞台上做出種種充滿性暗示的動作，曲終時並像翻雲覆雨般在舞台上翻滾！瑪丹娜的表演透過電視轉播傳送到全世界，令所有的衛道者目瞪口呆！

而接下來的20幾年，她更加毫無畏懼地衝撞各種社會禁忌，包括性愛、宗教、種族、愛國主義等等尖銳的議題。



Madonna

兩個不同的年代

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

但魯迅及瑪丹娜都是勇於對抗

並顛覆既有思惟及體制的勇者

他們在極度的約束中追求最大的自由

他們都是時代的解構者！



Pina Bausch 1940-2009



The source of your imagination is the desire to find the essence of a th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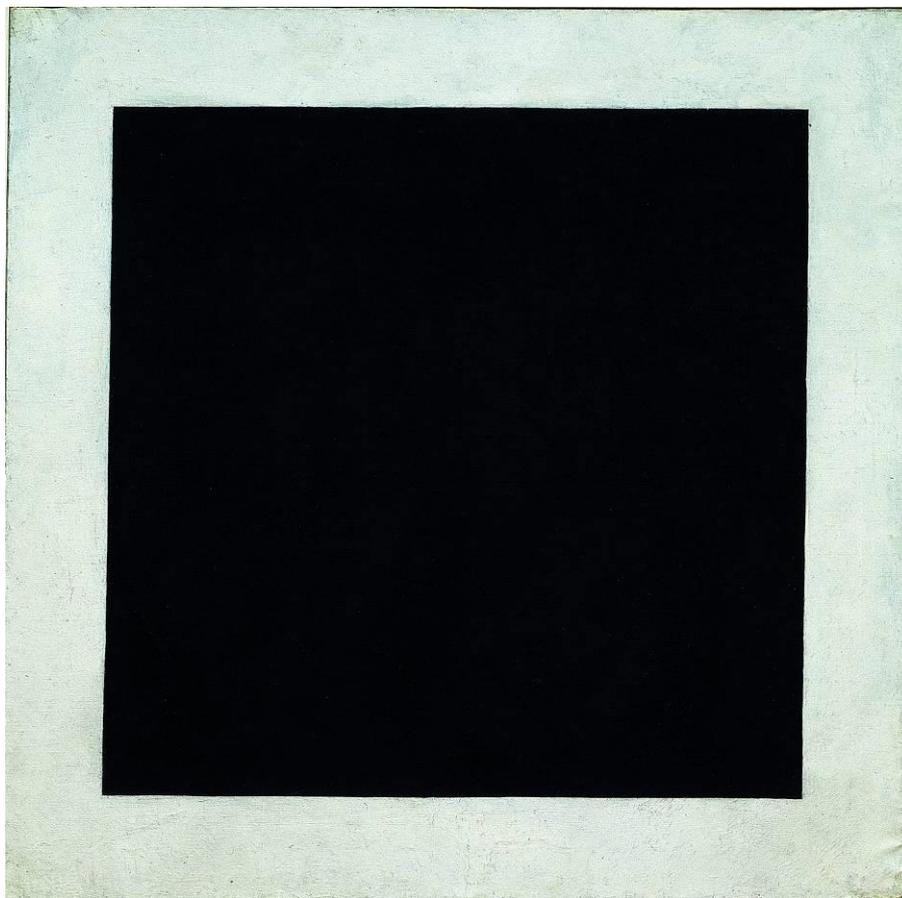


「聖維克多山」1904-1906，塞尚從這座山參悟到自然萬物的形式本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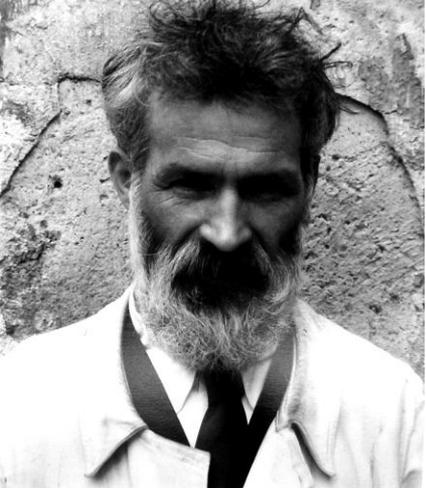
從普羅旺斯的首府艾克斯朝向聖維克多山的方向前進，你將走上一條曲折漫長的「塞尚之路」(Route Cezane)。這是一條美術革命之路，一條從印象派走到立體派之路，一條從具象藝術走向抽象藝術之路，走在這條漫漫長路上，你彷彿看見一位禿頭大鬍子的老先生，面有愁容，揹著畫具在路上踽踽獨行，而聖維克多山那孤寂的形體就在松林間若隱若現。

在十幾年間，這位憂鬱的畫家替這座沈默的白色巨岩畫了20幾幅畫像，他擺脫了印象派的複製自然，同時也擺脫了西方畫界至高無上的透視法則，他強調構圖與色塊的組合，將繪畫由現實的複製摹仿，帶向自然萬物的本質探索。

塞尚直接啟發了立體派及野獸派畫風的誕生，並催化了各式各樣的現代藝術風潮。



「黑方塊」1913年，馬勒維奇，代表著非具象的本質表現—無止境。



Constantin Brancusi

我
整
個
人
生
都
在
尋
找
一
件
事
那
就
是
飛
翔
的
本
質
飛
翔
是
多
麼
神
奇
的
事
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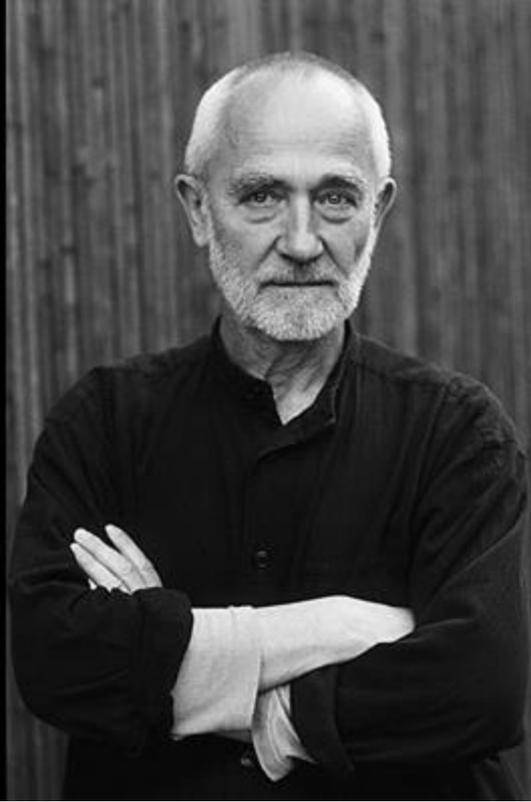




la muse endormie

藝術家應該知道如何去挖掘存在於事物本身的內在本質，
藝術家就是能將宇宙本質轉化為實際視覺存在的媒介。

Brancusi 1876-1959



Peter Zumthor









「要滿足於最簡陋的事物，認為自己不配擔當所分派的工作。」

「要由內至外都表現謙遜。」

聖本篤十二級謙遜

















我踩著階梯一步步涉入那片溫暖而又神祕的中央水域，裸露的身體逐漸被四面八方溫暖的泉水所包圍著，觸摸著，水面浮著一層淡白的水蒸氣，而頭頂上的十六個方型天窗則投下幽寂的藍光，清越的水聲在四周的牆壁間來回盪漾。

此刻我彷彿是站在溫泉聖殿的祭台中央，被洗滌的不是身體，而是心靈！



安藤忠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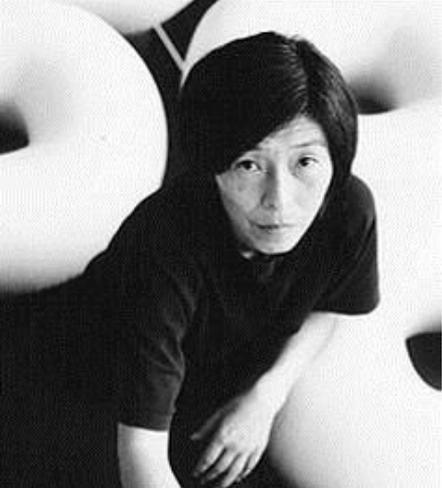
那是非常用力，非常專注且果斷的切割，這時的安藤忠雄就像個活在當代的宮本武藏，摒氣凝神，雙手握著削鐵如泥的武士刀，在間不容髮的瞬間，刀光一閃，牆上立刻被切削出一個極度精準而又徹底的刀口。

在這裡，天主教實體的十字架，突然被翻轉成虛體的十字光，西方的宗教符號與東方的禪意瞬間被結合成一種難以言喻的，強烈的宗教氛圍，陰暗的啞盒子，突然被沈澱成奇異的無聲勝有聲，極簡的線條快速地濾掉一切繁瑣複雜的、屬於現代人的浮躁思緒。

這是個提供內省的盒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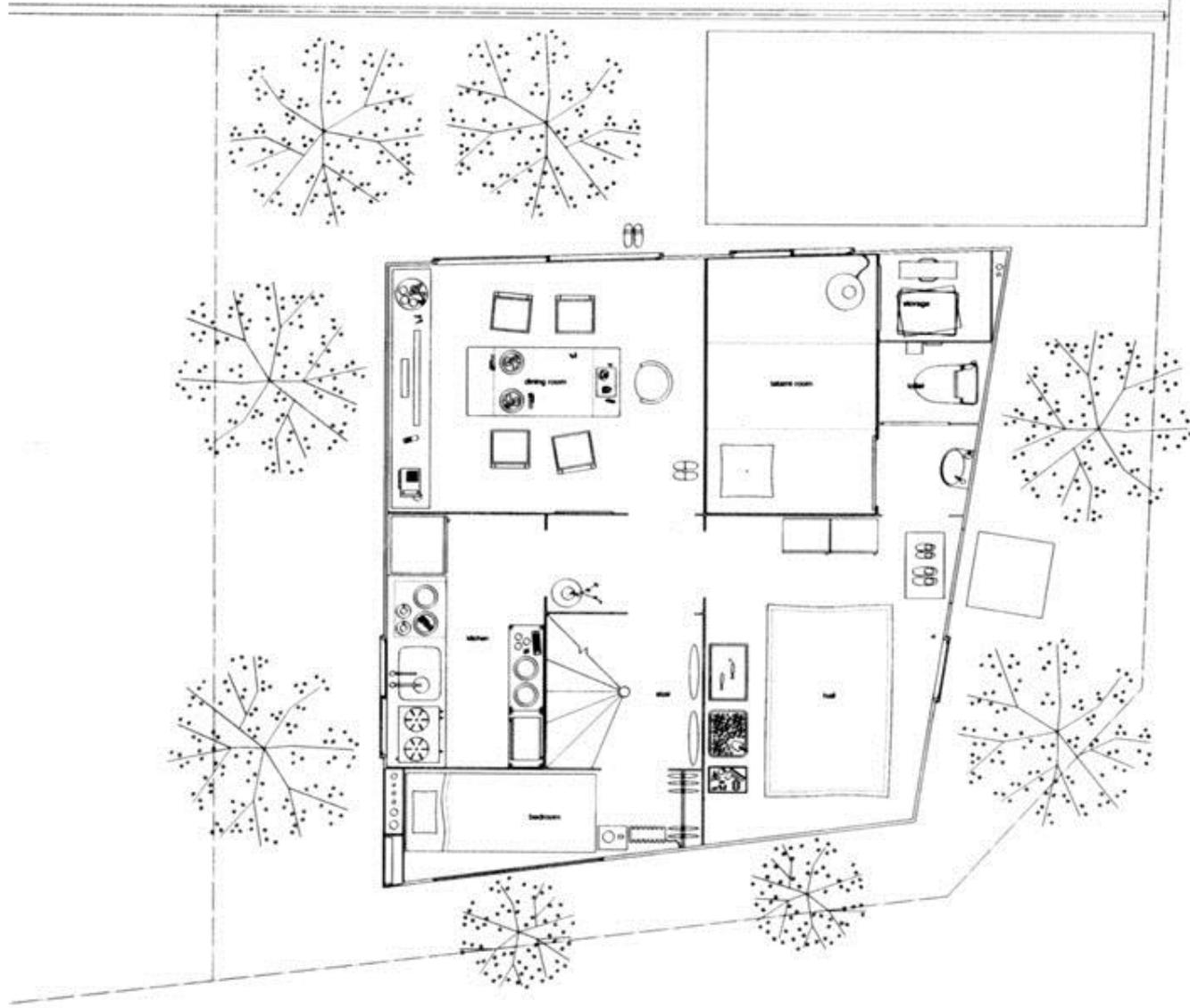
讓人直接跟造物主神交的盒子

可以暫時忘卻外面錯綜複雜的人造世界的盒子



妹島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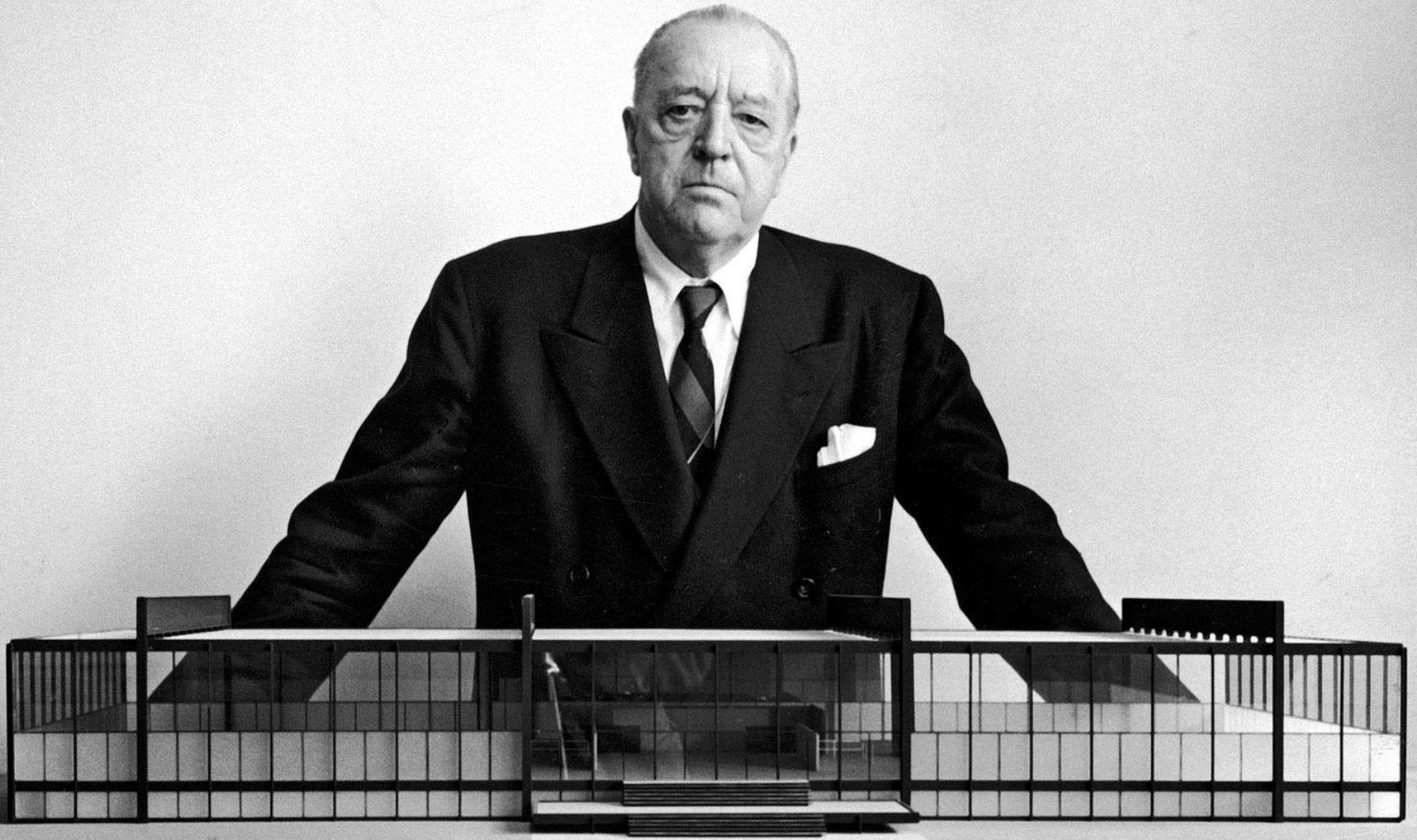




「舒適的」及「甜蜜的」這兩個通常與家庭連結的，情感洋溢的詞彙從來不曾出現在他們與建築師的對話中。相反的，他們要的是一個能夠讓孩子們準備好走向家門外世界的房子，孩子們遲早都要離開這個窩巢，因此這個家並不需要有任何會讓孩子產生這裡「非常舒適美好」的懷舊之情的事物。

他們要的是「一個像是中空帳篷般的中性的房子，沒有任何事物會轉移他們的生活方式或教養小孩的專注力」。他們認為家是一個用來平衡心智，鍛練體魄的地方，所以家的建築所需要的是「明與暗」的對照，適度的張力感，而並不需要所謂的「舒適感」。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你進入陰影中，你走到陽光下，你在板與板之間流動著，自由且迂迴。在這個由幾何元素所構成的絕對空間中，你失去了長度、寬度及厚度，你成了空間中的一個點。





那是一個赤裸的少女雕像，微弓著身軀，柔若無骨的雙手在空中像流動搖擺的水草，是舞蹈？還是沐浴？然而她臉上的神情並沒有流露出任何情緒，而只是平靜，純粹而清澈的寧謐。她的名字叫做「黎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破壞之後，那的確像是一個黎明，種種嶄新的藝術風格在歐洲各地風潮雲湧，新風格派，絕對主義，構成主義，包浩斯……一個個拒絕固守傳統的前衛藝術家，蒙得里安、馬勒維奇、李辛斯基、康丁斯基……

將我們由具象的世界帶向抽象的世界，由騷動的感性進入沈思的理性，讓我們更純粹、更清晰地透視事物的本質，讓我們能在紛亂中找到更絕對的寧靜。













每當泛濫的河水越過堤岸，迅速地淹漫入這片林地時，這棟白色的小屋就像是一艘漂流在河面上的小船，帶著一塊專屬的登岸的小甲板，泛若不繫之舟。

然而大部分時候，河水只是在不遠處的林隙間閃爍著點點波光，透過落地大玻璃窗，你就像站在一幅大畫框前觀察著大自然的四季變化。夏季的濃綠像擠得出汁液，秋天滿眼的紅葉就彷彿連空氣也燃燒了起來，而到了冬天，白雪覆蓋掉一切，只剩林木蕭條的枝幹映照著蒼白的天空，接著春天悄悄地來了……大自然的切變化，都彷彿被畫進這個巨大的白色畫框中，供你細細地品味思量。

「大自然也該有它自己的生活，我們應該避免讓房子及傢俱有著過多顏色而干擾自然，事實上，我們更應該致力於將自然、房子及人類帶到更高境界的融合。當一個人透過范斯沃斯住宅的落地玻璃窗往外看時，將比他站在戶外所看到的具有更深的意涵。大自然將因此展露出更多東西——它成為一個更大整體的一部分。」

簡單來說，
解構主義是激情的、複雜的、反叛的，解構者
視傳統為約束，追求一種更廣濶的自由；

而簡約主義則是靜寂的、簡化的、返璞歸真的，
簡約者致力於擺脫一切表象，回到最原初的本
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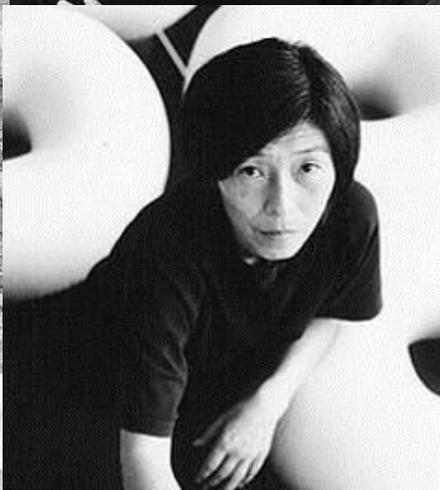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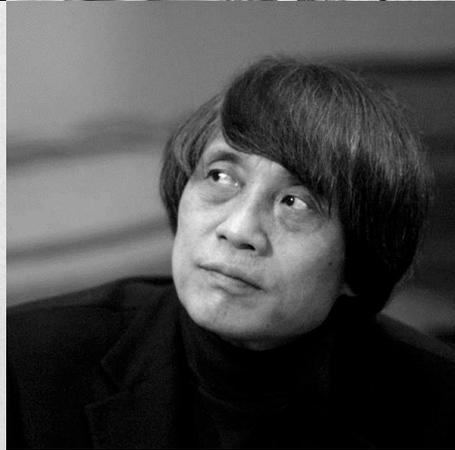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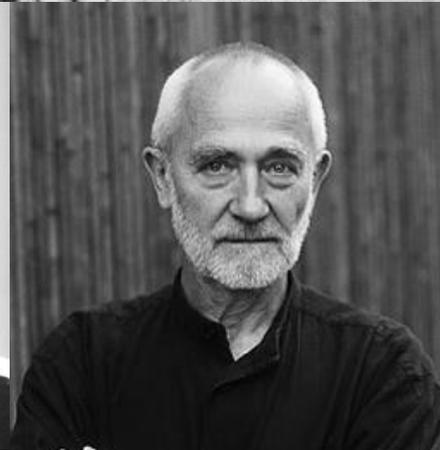
一言以蔽之，
解構主義追求的是自由，
而簡約主義追求的則是本質。
前者往往飛揚奔放，
後者則慣於沈澱內斂。

但兩者又何嘗不是人性的一體兩面，自由與本質相互交織成一切文化的底蘊。

因此解構主義及簡約主義這兩種看似對立的建築設計思惟，有時也會變得界線模糊起來，舉例來說，妹島和世的建築作品中就存在著一種既簡約又解構的迷人特質。

當代建築容易欣賞，卻不易理解，在去除掉一切裝飾後，讓建築更像是一門抽象藝術。

我嘗試透過歷史、政治、文學及美學等角度來切入解構及簡約主義的設計理念，希望能讓更多人領略到這兩種建築設計思惟的深刻內涵。





“I’m not interested in how people move ,but what moves them.”

“It’s about life and about finding a language to describe life.”

“In the beginning there was nothing. It starts very small and become bigger...”

“The source of your imagination is the desire to find the essence of a thing.”